

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投资**拍摄
26集电视连续剧

都市三部曲 **zhi** 伦理篇

隐痛

YIN TONG

曾有情◎著

撕开内心的伤口：**解密**内心深处的绝对隐私与隐痛；
展示人性的拷问：**解读**无性婚姻中的另类爱情；
直击法律的盲点：**解析**变性人前所未有的奇特官司；
探访命运的走向：深度阐释灾难、善恶、道德与人性。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投资**拍摄
26集电视连续剧

都市三部曲
zhi 伦理篇

隐痛

YIN TONG

曾有情◎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痛 / 曾有情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4

ISBN 7-5396-2736-0

I. 隐...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4684 号

隐痛(都市三部曲之伦理篇)

曾有情 著

责任编辑: 岑杰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80,000

印 数: 6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7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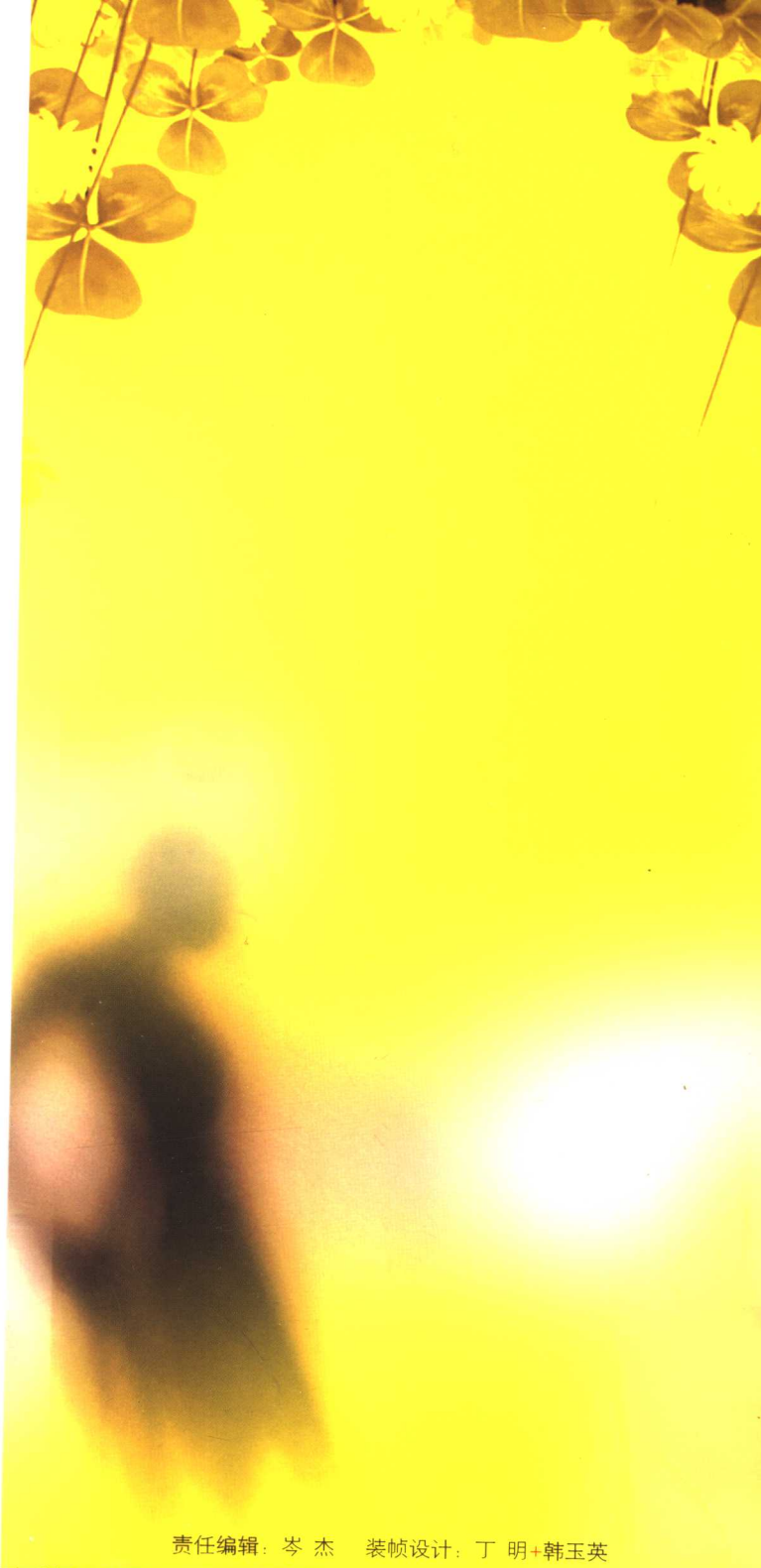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曾有情，男，重庆市梁平人，60年代出生，军旅生涯20余年，写作经历近30年，实力派畅销书作家，曾任西藏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总参谋部通信部上校军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先后在国内外上百家报刊发表诗歌500余首，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500多万字，出版诗集《神性》等4部；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无网不胜》等3部，出版长篇小说4部，编剧《女儿唤醒的世界》等电影2部，并参与多部电视片、电视剧的撰稿、编剧、策划工作，作品先后数十次获奖。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丁明+韩玉英



目 录

第一章 隐患从此开始/001

300万巨款和一个未能履行的合同,问的问罪,求的求情;一场意外车祸与两个陡然残废的男人,一样的伤痛,不一样的心酸。几件不相干的事情与几个不相关的人物,引发了相互纠葛的故事,潜藏着共同关联的命运。这是隐患的开始,也是故事的序曲。

第二章 灾难恶性循环/020

车祸制造了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夫妻有苦难言。车祸也让一个可怜老人必须用拐杖支撑人生,想活活路不畅,寻死死路不通。一个老板携款突然失踪,另一个老板被骗心急如焚。厄运无情地摧残一个钱物两空、忍辱负重的绝望女人。

第三章 挥之不去的阴影/037

惊魂不定的弱女子搞不懂不劫色、不劫财的跟踪者到底要干什么? 18岁的花季少女身患绝症,难道真是遭了报应? 一贫如洗、生活艰难的瘸腿老人突然收到神秘的汇款单,不明不白的钱从何而来? 一切的一切,其中必有难解之谜。

第四章 怪事接二连三/054

伸向婴儿的黑手没能引蛇出洞,反倒引火烧身。瘸腿老人寻找陌生的汇款人,却发现地址和姓名都是假的,给神秘之中又添神秘。孪生姐妹长相酷似,师生恋的第一次约会,帅哥认错了。大丈夫床上“不作为”,床下乱作为,不能展现男人雄风,却施展男



人暴力,妻子忍无可忍离家而去。倒霉事、蹊跷事、伤心事,事事有故事。

第五章 奇遇也是机遇/070

两个美女在海滨城市的奇遇或温情或苦恼:一个神秘女人误入男厕,以尴尬的方式偶识白马王子,相互欣赏,彼此心动;一个良家妇女海滩被撞,以疼痛的方式邂逅昔日心上人,引发旧情的潮水冲击最后的防线。身在两个城市的两个人在同一时间长跪不起,一个下跪祈求获得“第三者”权利,一个下跪哀求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六章 “醋坛子”遭遇“胸罩事件”/089

在列车上站了几百公里,只为获得心上人的电话号码。一个偷袭的手背吻又打翻了一个“醋坛子”。身患绝症的少女莫名其妙地高考落榜,家人是善意隐瞒,还是另有隐情?“胸罩事件”成就了一对男女大学时代的浪漫爱情,也给另一个男人留下了隐隐作痛的情仇旧恨。

第七章 作废的初恋,飞来的玫瑰/106

一张400万的支票买了4个字的广告创意。老师不肯向女学生支付承诺的初吻,奇特的师生恋原来不是为了爱情,老师出于爱才拒绝爱,欺骗也很高尚。痴情的追求者专程乘飞机给心上人送来了生日玫瑰,一束鲜花又给后院添了一把火。

第八章 生意与身体的合作/122

找一个借口撒一个小谎,夫妻误会消除,和好如初;妻子的自慰让无能丈夫无地自容,发誓要修复缺损的功能。永远18岁的少女永远地去了,让家人永远地伤痛。租下众多美女的肚皮做广告,红粉军团擦亮了城市的眼睛;特别的女老板与特别的男老总特别的合作,实现了生意和身体上的双赢。

第九章 迷雾重重/138

还我男人尊严投医“祖传秘方”,夫妻分居也是一种人性化的体贴。从建筑工地发掘出一个报复他人的“秘密武器”,煞费苦心的阴谋粉墨登场。女大学生遭绑架,索要的赎金却不翼而飞。神秘汇款月月奉送,“爱心工资”却被强行瓜分。五龄童的血型引发沉重的疑问,父亲的身份面临“下岗”的危险。



第十章 都是旧情惹的祸/155

老情人突然从天而降,揭开一段深藏的隐情:儿子已二十多岁父亲却浑然不知,哥哥绑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勒索的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一个奇特的绑架案乃是昔日爱情埋下的祸根。在另一个家庭,DNA鉴定沉痛地宣告,儿子是千真万确的“赝品”,一个死人的遗腹子竟然碰巧挂靠到了“代理父亲”名下。

第十一章 命运中的重要瞬间/172

痴迷的狂吻:女歌手的皮鞋不用擦,男“歌迷”的嘴唇当鞋刷,出怪招打造明星,无名之辈一夜走红。爱上自己的老板,靓女不能自拔,得力部下不留神走漏了暗恋的心迹。假父亲已丧失真情,平静日子不再平静,劣质男人转眼之间变脸变心。

第十二章 心病如魔/188

百般虐待,家庭暴力不断升级;奇耻大辱,妻子含泪为丈夫嫖娼买单。上当受骗,“祖传秘方”没能出奇制胜;胡搅蛮缠,窝囊废的窝囊火越燃越旺;大打出手,报复庸医伤及自身。偷梁换柱,孪生妹妹顶替身患绝症的姐姐上了大学;良心发现,入校一年多的妹妹请求学校开除自己的学籍。

第十三章 撕开内心的伤口/206

留在妻子腹部上的刺字,铭刻丈夫的罪恶;愤然离婚,虽日子清苦,有自由就是幸福。网开一面,冒名顶替的女大学生意外获得学校宽大处理。向妻子坦白二十多年前的旧情,大丈夫以跪请罪。备受欲望煎熬的女人,秘密“包养”了一个塑料“情人”。

第十四章 因为爱,所以痛/222

爱情的无奈,不伤害别人就伤害自己。父亲对前儿媳的人道关怀,让父子反目为仇。原谅丈夫多情的过去,就意味着接受无情的现实。探访久别的故地,拜谒情人的新坟,亲情感天动地,贫苦催人泪下。面对心仪的男人,美女以身相许;面对动人的诱惑,老板坐怀不乱。



第十五章 情敌动手,冤家斗智/240

见到久别的亲人不敢相认,泪水孕育太多的酸甜苦辣。贿赂你一根裤腰带,小小的礼物帮你管理一个重要的“部门”。送“绿帽子”的男人远道而来,饭馆里打响情敌遭遇战。骗子重现江湖,冤家狭路相逢,一套女人的外衣包裹的难道是一具男人的躯体?

第十六章 老子儿子女儿和袜子/257

一笔医疗费买不断一腔真感情,一瓶老白干浇不灭满腹苦与愁。裤腰带成了把柄,做贼心虚,还贼心不死。父亲强奸母亲,儿子搬来救兵。老爷子身患绝症,命运无情,耍诡计争财谋利,儿女无义。与冤家再度牵手,表现友好合作,暗中卧底侦察。奇怪,穿在脚上袜子怎会突变颜色。

第十七章 善与恶的交锋/274

一个惊险的骗局:父亲上电视寻找恩人,引来了骗子,儿子识骗局将计就计,要骗一起骗你愿不愿?不愿白不愿!一个恶毒的阴谋:出钱请你去泡别人的老婆你干不干?不干白不干!一个天大的秘密:捡废品的瘸腿老人一身清贫,临死之际才知道自己还有500万巨款,不曾想恩人原来是罪人!

第十八章 乐极必然生悲/291

喜从天降,失散三十多年的亲人意外重逢。抓住机遇,趁心中的白马王子离婚,开始把老师变成老公的求爱之旅。单身女人投怀送抱,骗子骗财捎带骗色;捐献遗产回报社会,继承人的美梦破灭。杀人灭口,揭露隐私与捍卫隐私的争斗愈演愈烈。

第十九章 丈夫竟然成了女人/309

离家的亲人回来了,长得像丈夫却不是丈夫;的确就是丈夫,偏偏又不是男人。死了的仇人活过来了,揭露了一个变性的超级隐私:这个人造女人就是过去的那个原生态男人。变成女人的丈夫请求妻子原谅,抛出“杀手锏”威胁妻子私了,痛苦万分的妻子该何去何从?



第二十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327

一个家庭,女儿捍卫老妈的爱情,问罪父亲的追求者;部下爱上一个不该爱的老板,终于学会了放弃。另一个家庭:妻子将变性丈夫告上法庭,要向丈夫讨一个公道。变性女人的男友提出分手,他无法接受与一个器官上的女人和本质上的男人结婚。还有一个家庭,无法履行床上职能的丈夫为妻子找情人,“人性关怀”演绎成强奸悲剧。

第二十一章 变性引发旷世奇案/344

妻子指控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变性,故意破坏其合法婚姻,侵犯其夫妻性爱权、女儿父爱权等多项权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丈夫提起反诉,指控妻子侵犯其名誉权、隐私权,并要求抚养自己变性前与妻子所生女儿。妻子坚决反对,认为丈夫变性给女儿在称谓上和亲人身份上带来了混乱,称爸爸不妥,称妈妈不当,有悖人伦常理。一桩旷世奇案触及法律空白,法庭该如何判决?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隐私。一方面,你千方百计将它掩饰起来,觉得藏得越久越踏实,埋得越深越安全;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比任何慢性病还让你难以忍受的隐痛,令你心力交瘁,长期折磨和摧残你的精神家园与心理防线。

而当这些看不见的伤痕在世人面前被血淋淋地揭开之时,或许正是你的心病痊愈的开始。这是最有效的治疗痛并忘记痛的办法。

——题 记

第一章 隐患从此开始

300万巨款和一个未能履行的合同,问的问罪,求的求情;一场意外车祸与两个陡然残废的男人,一样的伤痛,不一样的心酸。几件不相干的事情与几个不相关的人物,引发了相互纠葛的故事,潜藏着共同关联的命运。这是隐患的开始,也是故事的序曲。

早晨的时间仓促而宝贵。赵中义起床洗漱完毕,来到餐厅,妻子吴苹已准备好了早餐。早餐经过多次革命性的变迁,最后根据营养成分、难易程度和用餐时间反复比较,形成固定的风格:每人一杯蜂蜜水,一杯鲜牛奶,两片荞麦吐司,两片火腿,一小碟水果,一个鸡蛋,外加一粒维生素,西化得比较正宗,营养得十分可以。赵中义用不足七八分钟的工夫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包腹中,风卷残云,干净利落,然后去他的爱之家家具公司上班。那是他自己的企业,他是公司的掌门人。

赵中义长得很男人,眉浓,浓得如两条被重度污染的河流,鱼虾不存,杂草不生,只剩乌黑一种色泽;双眼皮像两道弯弯的铁轨,绕着两个眼睛的湖泊蜿蜒而去,眨眨眼皮牵动周围的神经,宛若跑一列火车带给地表的振动;鼻子似黄土高原的塬,透着两孔鼻眼的窑洞;嘴唇轮廓分



隐痛

明，犹似花岗岩堆砌的二层建筑，说话有一种笨重的感觉，更有一种掷地有声的气势；耳朵像两张阔叶左右伸展，当然绝非猪八戒的那种异形耳；可惜头发有些稀疏，像乱砍乱伐破坏的森林，年龄在磨损和消耗这种资源。要均匀地摆下这些显大的器官，于是他脸的版图面积也较大；要支撑这样一个结构豪放的头颅，造物主给他设计了一米八的身躯，看上去才算和谐得体，上下配套。

他有两个孪生女儿，装束相同、长相酷似，构成这个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女儿赵园园，小女儿赵璐璐，18岁，花朵般漂亮，小鸟般快活。

这会儿，赵中义拎着包要出门的时候，赵园园发现他头上的黑发资源呈加速老化的态势，证据就是又多了几根白发。她把老爸拉到沙发上坐下，要为他拔去。赵璐璐不甘示弱，以老爸发型的中分线为界，与姐姐展开拔白发大赛，你一根我一根地拔，再我一根你一根地交到赵中义手里，好似一对护林的啄木鸟。赵中义痛得嘴角忽儿向左一歪，忽儿又朝右一翘，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丫头再拔我就成秃瓢了，老爸都四十五六快奔五十的人了，有几根白发就像麦田里有几根杂草，纯属自然。他除了身躯略显发胖，头上偶尔冒几根需要女儿及时清理的白发，稍稍带有这个年龄和那层身份的共性特征之外，其他的大约就是五十多岁的老成，四十多岁的精明，三十多岁的面容，二十多岁的精力。赵园园说，不行我不让老爸老。赵璐璐说对，老爸老了我们也会跟着老。妻子吴苹收拾餐具，看着他们父女，呵呵地如同欣赏一出表现亲情的小品。

赵中义的女秘书齐飞来了，“拔白发”大赛宣告结束，一共清除白发11根，赵园园拔了5根，赵璐璐拔了6根，但其中有一根是半白半黑，属于误伐，不算，老爸最后评判两姐妹打了个平手，并列第一。

无疑，这是一个富足有情、和睦有乐、幸福有趣的家庭。

赵中义今天要和秘书去蓝图广告策划公司办事，所以齐飞提前赶过来了。他手里还攥着那些强行从头上退役的白发，和齐飞下了楼。齐飞驾车。时值上班高潮，正赶上南平市的一大特色，人多车堵。车每停一次，赵中义便往车窗外扔一根白发，直到目的地，他手里刚好只剩下那根半白半黑的头发，说：“嘿，半白半黑，有啥寓意？”

齐飞从反光镜里瞟了一眼，说：“预示对付刘文喜这种人，要一半白道，一半黑道。”

赵中义说：“不，它告诉我，咱俩今天要一人唱白脸一人唱黑脸。”

那是一座陈旧的两层小楼，建筑没有任何个性和特色，普通得如果它不是你的家，你根本就不屑用眼去瞧它，甚至还不如一个公厕那样会引起一些急于解决问题的行人注意。

刘文喜却不得不每天进出这个建筑，因为楼里有他的办公室。他人



主这栋建筑已有数年。蓝图广告策划公司的铜牌犹如8颗方方正正的铜扣,钉在写字楼正面的胸襟上,成了刘文喜一切经营活动的注释。刘文喜是总经理,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白净,多有英俊之美却少阳刚之气,纯正的小白脸造型,可体的西服,一尘不染的皮鞋。

此刻,刘文喜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心不在焉地往外张望,属于随便把目光扔到哪儿也无所谓的那种,但有所谓的是,他发现一辆奥迪车驶到了楼前。他熟悉甚至害怕见到这辆车。刘文喜再也不能心不在焉了,大步来到秘书室,向女秘书陈晨指了指窗外。陈晨来到窗前,刘文喜又向她指了指楼下。

楼下,齐飞将奥迪车停稳,下车潇洒而周到地为老板打开车门。赵中义高大微胖的身体就拱了出来,手一挥,和齐飞向大门走去。他们身后响起遥控关闭车门的声音。那响声如同一条冷冰冰的鞭子抽在光秃秃的背脊上发出的动静,叫刘文喜的背上隐隐作痛,心里有些发凉。

两人怒气冲冲地进入秘书室。“叫刘文喜出来。”赵中义的口气阴冷而有力。

陈晨笑得很机械,像一朵假花别在脸上,起身挡驾:“哟,是赵总啊,我们刘总不在。”

“他在哪儿?”赵中义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紧关闭的通往刘文喜办公室的门。

陈晨说,刘总刚出去,依然机械地笑着,散发一丝惊慌,有点糟蹋她漂亮的鹅蛋形的脸。

赵中义说,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陈晨挡在门前,急忙说:“哎,赵总,刘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您有什么事跟我说,我转告他好吗?”赵中义一把将她推开,那意思是说你一边待着去。

打开门,准确地说是赵中义一脚将门踹开,用的劲很大,让他的脚都带些麻,带些痛。刘文喜尴尬地暴露在眼前。赵中义扭动提着抗议的脚腕:“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在里面。”

无处可逃,无洞可钻的刘文喜只好起身相迎:“哎哟,是赵总赵大哥呀,什么风儿把您吹来了?”他转过脸假惺惺地训斥陈晨,“混账,赵总你也敢拦?真不像话。”

陈晨明白刘文喜是假骂,但当着外人的面,老板骂一个女孩子混账也是件混账的事。陈晨有些脸红,更有些委屈。好在部下挨老板的训是家常便饭,没有这种承受力是做不好秘书的。所以陈晨还是礼貌地把那句“对不起赵总”的抱歉说得带几分诚意。

刘文喜招呼赵中义和齐飞坐下,又吩咐陈晨上龙井。

赵中义往沙发上落座,直截了当地说:“你别给客套,我对你的龙井



不感兴趣,给你打电话打手机你都不接,你小子成心躲我是不是?”

刘文喜递烟:“瞧您这话说的,您赵老板是我的衣食父母,我都恨不得把您当菩萨供着,我躲你既没道理也没那个胆儿啦。”

“是啊,刘总这几天都在外面跑,恰好手机也坏了。”真是称职的秘书,陈晨上茶,借机为老板来个手心里搭舞台——捧场。

赵中义给香烟点上火:“你们俩一唱一和,给我装疯卖傻是不是?我问你,你们蓝图广告策划公司为我们爱之家家具公司做的广告呢?我300万预付款打给你都半年了,到现在甭说广告没见着,连个屁你也没放。姓刘的,你在南平市打听打听,我赵中义有几斤几两,想要我你还嫩点。”

赵中义的口气听起来很大,咄咄逼人。刘文喜心里清楚他并不是虚张声势。赵中义几年前还是一个贫困潦倒的下岗工人,转眼不知从哪儿掘到了第一桶金,还是挺大挺满的一桶金,开办了爱之家家具公司,一不留神就成了私营企业家,再经过几年滚雪球似的资本积累和市场开拓,在南平市商界就风风光光地冒了名。

刘文喜假模假样打着哈哈,说:“哪敢呀我,广告策划书不是早做出来给您看了吗?”

赵中义冷笑道:“你那几个破秀才捣鼓出来的几张烂纸,一样没落实,还不如卫生纸有用可以擦屁股,你就想黑我300万?电视上我没见到影儿,广播里我没听到声儿,报纸上我没读到字儿,我更没有看到你刘文喜一丝半点的信誉。”

刘文喜想解释,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词。齐飞抢着说:“按照当初我们和贵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以半年为限,超期一个月广告没有登报上电视,就要罚你们项目总额的违约金百分之二十,超期两个月罚款百分之三十。这条款刘总没有忘吧?”

刘文喜总算寻到了话茬:“我就是忘了吃饭睡觉,也不能忘这个呀。赵总,您点名要明星黄晶晶为爱之家做广告,敢情这黄晶晶是我小妹子还是大姨妈呀?说来就来?我们和她洽谈过多次,她的档期排不开,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嘛。”

“你这纯属借口,我早就给你说过了,如果黄晶晶不行,别的明星也可以,我就不信,就算所有明星都跟我爱之家有仇,也不会和钱有仇哇。”赵中义一口将一次性杯子里的龙井喝下大半,还觉心燥,不爽。

陈晨当然要维护自己的老板:“赵总,刘总指示我们正和一个歌星在谈,这两天就可以搞定了。”

赵中义掐灭烟头,扔出两个硬邦邦的字:“晚了。”

齐飞也要维护自己的老板:“赵总的意见,这广告我们找别的公司做算了,你们返还300万预付款,并承担违约金。”



刘文喜急了：“赵总，您看我们策划书早做好了，也找明星谈了多次，前前后后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花掉了不少费用，您这个时候中止合同，叫我怎么活啊？”

赵中义方方的下巴往上扬了扬，传递一种蔑视：“你怎么活是你的事，我只按合同办事。”

刘文喜双手合十哀求：“我的赵总、赵老板、赵大哥，您就行行好吧，再给我两个月时间，就两个月，我一定将功补过，把您的爱之家品牌打得和布什、普京的名字一样如雷贯耳，尽人皆知，怎么样？”

赵中义的下巴仍保持那个角度，甚至还配合了目光的不屑：“真不愧是做广告的，嘴皮子功夫还行，吹得比惊雷还响，可就是不见雨点儿。”

陈晨也求：“赵总，求求您，再给我们老板一点时间吧。”

“赵总，刘总也不容易，要不你就再给刘总一个机会？”齐飞想起自己应该唱白脸，便改了一种口气。

赵中义想了想，来了个借坡下驴：“那好，我看在这两位靓女的面子上，放你一马。刘文喜，两个月后的今天，如果你还不能兑现约定，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刘文喜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谢谢赵总手下留情，您放心，我保证，通过我的宣传一定会为贵公司的产品插上翅膀。”

“我不听你吹，我只管结果。”赵中义指示齐飞拟个补充协定，两家签字画押，到时谁再违约，咱们一五一十抠着白纸黑字算账。齐飞再和陈晨商量，两位秘书协调有关人员把补充协议起草好，然后再请两位老总审阅签字。

事情暂时就这么商定。就目前来讲，这对于两家公司都可能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就以后而言，这却为刘文喜策划一个可怕的阴谋提供了时间。出了刘文喜办公室，赵中义躺在车的后座上，齐飞驾车，远离那栋很不起眼的二层建筑。

反光镜里映出老板那张如同刷了几层糨糊的脸，齐飞觉得有责任让老板放松一下，说：“赵总，今天咱们这出双簧绝对有分量，刘文喜借他十个胆儿恐怕也不敢再怠慢了。”

赵中义摆摆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明明他违约了，可还得将就他。如果我们中止合同，另找一家公司做广告，还得从头开始，耽误的时间更长。要跟刘文喜打官司，咱又赔不起那工夫。”

齐飞说：“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你碰上无赖了你还真无奈，有理却没辙。”

赵中义说：“不过，咱也不能便宜了他，等广告做出来后，还得管他



要违约金，江湖上既要讲仁义，也要讲规矩。”

他们的车驶入南平市最繁华的一条街，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谁也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一个六十多岁，穿着肮脏，背着编织袋的老头，他沿街一个个打开路边的垃圾桶，从中拾出饮料瓶、易拉罐等废品，放进编织袋里。行人们没人知道他的姓名，但并不等于他没有名字，他叫李同福，一辈子靠捡废品为生。

李同福从臭烘烘的垃圾桶掏出一张旧报纸，抖了抖上面的脏物，往编织袋里放，偏偏这时一阵风劈头盖脸袭来，将报纸吹向了大街。捡破烂攒的是一分一厘的蝇头小钱，他哪舍得这张旧报纸从眼前溜走，便埋头直追，正弯腰去捡时，又一阵风将报纸吹向大街中间，他再小跑着追去。

齐飞的车驶来，陡见李同福经过，她“嘎”地一声猛踩刹车，车在李同福的面前稳稳当当停下，有惊无险。她摇下车窗，冲老头大骂：“找死啊！”

李同福吓得魂飞魄散。齐飞的车刚刚经过，李同福惊惶失措地往回跑。此时，魏开明驾驶的桑塔纳出租车迎面驶来，正好李同福路过他的车前，魏开明一个急刹车，并迅速向右猛打方向盘。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两人以至两家的命运便由此改变。

车重重地碰上了路边的一棵高大的白桦树，震落满地树叶，树干上裂开深深一块创伤，惊飞树上的一对鸟儿。车头凹进一个不规则的大坑，魏开明在出事的那一刻力挽狂澜般的紧急应对，虽然避开了正面撞击李同福，却仍将他掀倒在地。

街边，李同福编织袋里的易拉罐、啤酒瓶等物撒了一片。

血，红红的热热的液体，像长满无数细脚的动物，在爬到再也爬不动的地方停下来，慢慢往地下渗透。

痛。

高荷在医院的急救室外忐忑不安地来回走动，厚重的焦急积压在脸上，把她漂亮精致的五官糟蹋得有些萎靡和难看。如果并非现在，她的那张脸尽管已过了最佳保鲜期，但放在任何地方，仍是美不胜收。用她多年前的一个崇拜者蒋年的话说，真不知道高荷是怎么长的，你只要是男人，想起她就有犯罪的冲动，可一见到她，你又什么龌龊的想法都没有。哦，高荷是魏开明的妻子。那个倒霉的出租车司机现在躺在里面的手术台上，妻子除了万般担忧和祈求平安之外，还能干什么？对，还有眼泪，异常活跃的眼泪，挣脱眼眶的大堤一次次汹涌。

如果用高荷心里的日历计算，等待应该比熬过一个世纪的时光还漫长。护士终于推着魏开明从急救室出来。高荷急不可待地扑上去，抓住丈



夫的手,不知该问些什么,只一个劲儿地轻轻叫着:“开明,开明。”

魏开明用了很大的力气驱动脸上的肌肉,做出一朵浅浅的涩涩的笑。那是一个活着的证明,却不是伤得如何的注释。高荷转身抓住医生的手臂,问大夫他要不要紧。医生说你是病人家属吧?请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高荷随大夫进了医生办公室,又急切地打听:“大夫,我丈夫他到底伤到哪儿了?”

医生说:“其他地方只是点擦伤,没啥大碍。只是他伤到了裆部……”

高荷不解:“怎么可能呢?他咋会伤到那个地方?”

医生说:“我们推测,可能是车撞到大树时,你丈夫的身子受到巨大的震动,从座椅上倒了下来,被档位柄刺伤了裆部。”

“那严重不严重?”伤到哪儿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伤势如何。

“可能会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医生不得不如实相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使他恢复健康。不过,你们也得有个思想准备,万一,我是说万一,他也可能无法过正常夫妻生活了。”

“这……这……”高荷两眼呆滞,心里似乎松了一口气,毕竟爱人没祸及性命,但又似乎感到十分尴尬和极其无奈,毕竟她清楚如果这一功能的缺失,将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隐秘而弱脆的部位,全身这么大的面积偏偏让这块小小的宝贵的区域去承担一次事故的全部危害,带来的影响就不单单是丈夫一个人了。病房里,高荷搂住魏开明不停地抒发她的眼泪,为自己更为丈夫。魏开明不说话,也无话可说,十分茫然。

与魏开明相同的是,这次车祸给李同福带来的伤痛也触及躯体和心灵,不同的是伤的不是一个部位。

眼下,李同福躺在另一间病房的床上,左腿上绑着石膏,手上打着吊针,双目直直地盯着屋顶。屋顶上,如同电视屏幕一样一遍遍放映那场街头的灾难。他头发和胡须都已花白,鼻子如一座陡峭的冰山,是面部最显棱角的一景,两个鼓胀的眼袋像隆起的沙丘,护守着两汪形将枯竭的死海,眉毛似两排已不能防风的防风林,稀疏、衰败;一副典型的“国”字脸,只不过不是简写的“国”,而是繁体的“國”字,因为上面分布了太多的皱纹,亦如行书繁写的“國”字零乱偏多的笔画。

门被推开。李同福的儿子李中平、儿媳米娇、孙子淘淘、女儿李中梅涌进病房。淘淘扑到他的床前,高喊爷爷。李同福侧过脸来,很潦草地笑了一下,说淘淘看爷爷来了?与孙子的对话代表给大家的招呼。